

唐家地區華僑史話



唐家地區華僑史話

唐有淦編著

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

文史資料（非賣品）

唐家地區華僑史話

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

主 編 唐有淦

珠海經濟特區恆輝印刷廠承印

字數53千字 印數1-2000冊

珠海市非營利性出版物准印証 粵珠准字第9282號

自序

華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移居在海外的一群，他們具有平和，勤勞，勇敢，智慧的資質和堅忍不拔的志氣，他們在定居或僑居國中，與當地人民共同建設居住地的一切，共同反抗外來的侵畧（如二戰時期在菲律賓、東南亞的華僑）。同樣，他們雖然身居海外，一貫都積極支持祖國的革命和社會的建設，他們出錢，出力，乃至貢獻寶貴的生命，他們把中華文化傳播於當地社會，同時也把海外的優秀文化傳回祖國，總之，華僑對祖國和對世界，表現在經濟、文化、思想意識等方面所作的貢獻是巨大的。

早在康熙、乾隆時期，唐家地區已有一些人到南洋，呂宋謀生了，但是大量移民海外，是在1848年美國加州開發大金鑛時期才開始的。時至今日，已經歷一百四十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們海外鄉親的前輩和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是怎樣走過來的呢？這是我們需要共同探討的主題，也是這本小冊子希望達到的兩個目的。

第一 我們希望寫出一本能夠系統地，真實地反映唐家地區華僑的史料，使得今天已經定居海外鄉親們的第二代第三代，與及國內的僑眷，特別是年青的一代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深刻地體會到華人與華僑今日之地位的確來之不易。

第二 蒐集一些具體的史料，為編寫華僑史的專家、學者提供參考，同時亦為僑務部門提供一些當年和近期的僑史資料和訊息，作為工作的參考。

由於編者文化水平太低，閱歷膚淺，特別是資料不足，錯

誤是肯定有的。因此，希望海內外的鄉親們、專家、學者們，指出其中謬誤之處，提供更多的資料和意見，使這本小冊子寫得更好些。謝謝。

珠海市政協 常委
香洲區政協 副主席

唐有淦

1992年10月

唐家地區華僑史話

目 錄

自序	
前言	1
唐家地區早期出洋的華僑	1
淘金熱引發了移民潮	5
死亡的旅程	11
排華政策下的犧牲者	13
從團結互助的愿望到組成華人會館	14
以香山人為主體的陽和會館	15
出色的華僑領袖——唐茂枝	18
會館的歷史業績	23
華僑經濟的概況	36
華僑與祖國的經濟建設	43
華僑文化事業	48
為辛亥革命作貢獻的“唐家人”	51
排華陰影籠罩下的掙扎	55
天使島悲歌	60
華僑對祖國的貢獻	62
華僑與抗日救亡運動	67
百年血泪終於出現了曙光	70
新的形勢帶來新的逆境	72
拳拳赤子之心	74
在新紀元來臨之前	77

偉大的決策	80
“金橋”溝通了	83
落實僑房政策溫暖了僑胞的心	87
海峽兩岸的新景象	90
鵬程無限	93
資料徵引	94
編後	95

唐家地區華僑史話

前 言

歷史是延續的，她隨着人類社會的活動而不斷更迭，興革損益，緩速顯晦，隨時而異。昨天沒有的事物，由於受到社會形勢不斷變化和影響，就會由隱晦而逐漸明朗，具體存在，和不斷向前發展，成爲人類社會中一種新的事物。當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還無法征服海洋的年代裡，儘管有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有忽必烈的西征和馬可孛羅的東來……五大洲的文明古國，也只能局限在本身的條件去發展，而無法進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作更廣泛的交流。直至十八世紀，當西歐的“無畏艦隊”爲了本國的利益而向海外進行掠奪的時候，人類社會之間進行廣泛接觸的時期就來了。

唐家地區早期出洋的華僑

華僑是中國近代史時期以來由於大量華人移居海外而逐漸形成的一件新事物。最初是由於廣大農村中赤貧的農民、城鎮中失業和貧苦的大衆，爲了生活，爲了逃避封建制度的壓迫，而被逼離鄉別井去尋找新的希望而逐漸形成的。當年，這種希望的成因並不是幻覺，它是受到當時逐漸滲入的西方物質文明所導致的，當年的恭常都地區（今珠海特區）尤其如此。

澳門雖是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以來，葡萄牙帝國通過賄賂“租借”最後非法佔據了這塊土地，但此後直到清朝乾隆中葉（1760）的兩百多年裡，它對香山縣恭常都地區在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是很小很少的，原因是在那一段歷史時期，西方海上列強對外掠奪的觸角還沒有大肆向遠東地區伸展。

自1759年（乾隆廿四年）後，清廷正式宣佈“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廣州便成為中華大地唯一通商口岸。清廷為了便於管理夷商，頒佈《防範外夷規條》，第一條是“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近代中國史綱》37頁）這樣，當大批夷船雲集澳門“住冬”時期，生活必需品的補給，舶來品的交易，臨時人員的招募……就必須與隣近地區的居民、商號、地方政府等發生關係。在長時期的交往中，恭常都轄境的翠亨、下柵、唐家、前山、灣仔（還有谷都地區）各處村鄉的村民，在與夷商交往中，漸漸增長了對國際間新鮮事物的認識，開廓了眼界，逐漸熟悉國際交往中各種業務和知識。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經有人到了美國，光緒廿六年（1900）《重修舊山陽和館廟工金徵信錄》中的《陽和新序》記錄有“……三灶田心鄉、袁君生、於嘉慶杪、附澳船遊歷歐美，抵紐約、樂其土而家焉……”。

1807年（嘉慶十二年）倫敦傳福音會教士瑪禮遜（Robert morrison）奉派到廣州傳教，並於1818年（嘉慶廿三年）在滿刺加（馬六甲）開設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致力於文化傳遞工作，並著有《英華字典》。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廣州、澳門傳教的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 教士裨治文 (E.C.Bridgman) 郭士立及英美商人創設益治會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1834年瑪禮遜去世，次年，益智會在澳門創立“馬公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39年又創立“馬公書院”即瑪禮遜學校 (Morrison School)，1843年 (道光廿三年) 英華書院由滿刺加遷來香港，從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通過香港、澳門向珠江三角洲散播。

我國的近代史時期，第一個在美國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闓 (南屏村人) 和洋務運動歷史人物唐廷樞 (唐家村人) 曾同在澳門 (香港) 瑪禮遜學校讀書，校長是布朗醫生 (Dr. Brown) 英國商人壽爾 (H.N.Shore) 在《記唐廷樞》一文中寫道“招商局現任的經理唐景星和他的一個兄弟 (按：指唐茂枝) 都是Brown醫生早期的學生，……同學之中，有中國第一位美國大學畢業生並帶領第一批幼童留學美國的容闓”。 (《唐廷樞研究》154頁)

中國在歷史上早就有許多勞動人民因為各種原因而到今菲律賓及東南亞等地謀生，在1848年之前，美國西部地區尚未開發，其價值也尚未為資產階級所認識，因此那裡對勞動力的需要並不迫切。此時，雖然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勞動人民出洋謀生，包括勞工輸出，但絕大多數都是到南洋一帶。這方面的史料，在唐家村唐族咸豐五年 (1855) 重修的《子英房譜》中，有如下記載：唐演法 康熙朝去南洋貿易而逝。

唐福千 乾隆庚寅往南洋貿易未返。

唐羨秋 乾隆乙巳往洋未返。

唐瑞舉次子著秋在乾隆末往洋而卒。

唐厚千 嘉慶四年戊午在南洋去世。

唐舜日 嘉慶九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公在呂宋貿易未回而逝。

上述名字，只不過是唐族在明嘉靖朝分支到鷄柏村“六世祖”唐廣禮的後裔，至於居住在唐家村唐梁兩姓族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去了南洋？目前沒有資料可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這些人都是在康熙末期（1720）清廷開放海禁後，才有機會出洋謀生的。



“淘金熱”引發了移民潮

“1848年（道光廿八年）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沙加緬度）河谷發現黃金，消息迅速傳遍世界，鑛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當時從香港乘飛剪船（快速帆船）一般只需兩個月……比從美國東部走陸路的六個月，或由大西洋繞合恩角的150天要平安和快捷得多。爲了開發富饒的地區，美國資本家遂把眼光轉向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從那裡大量輸入華工廉價勞動力，從而出現了華僑大批移民美國的浪潮”（《美國華僑史》第七頁）。

1849年（道光廿九年）唐家村唐族便有人踏上“淘金大軍”的征途。咸豐五年重修的《子英房譜》中，歲貢生唐步瀛（唐世鰲）寫了一篇《金山埠記》，全文如下：

金山埠記

嘗考《禹貢》揚州厥貢唯金三品，註云金銀銅也，前漢書《食貨志》“金有三等、黃色爲上，白色爲中，赤色爲下”唐書《南詔志》註云“長洲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知金產於山而藉人力開採”《元史》世祖置“淮南淘金司，即採金於山，設冶鍊製也”然載於書雖詳，而見於世甚罕也。道光廿八年間，有花旗夷人到廣貿易，往來虧本數十萬，衆目之曰滯運鬼，後又僞貨趁諸國，中途遇風飄至一山，杳不識其名，偶

登岸汲水，見坑邊毫光閃爍，與砂礫同處，夷人詫曰，此黃金也，喜拾滿載，並詳記其水路，回花旗報之國王，王乃大發兵船商船，到山開埠，即名金山，立報信鬼爲江臣，向之所謂滯運鬼今忽爲行運鬼矣。由是傳播中華，譁然異之，然猶將信將疑，不敢逕往，又聞虎豹瘴癘，動輒傷人，愈不敢往。二十九年有侄由上海回家，告余曰“欲往金山”余曰“未審真贗如何？”答曰：確查已有夷人採金回者，遂於四月與數人同往，去後訛言紛紛，令人疑慮，迨至三十年五月還家，詢之果有大獲，始悉金砂形狀並細訪巔末，答曰：由香港揚帆，一路向東，過日本國後由東轉北，海天瀕洞，上下一色，七十餘日到埠，但見山明水媚，海口盤曲，四面山勢環抱，泊船處水靜如池，上正埠夷行寥寥，墻壁俱用板蓋，有南北兩坑謂之小埠，由正埠搭火船，一日一夜，沿海入坑，始到小埠，陸行四五日或十餘日，始有金挖，或用小槽，或用大槽，幼者如魚鱗，粗者如白豆，重一兩換銀十二三兩之間，并有細末黑砂拌住，謂之金母，古稱淘砂見金非虛語也。但見遍山松樹、高參天、大數圍，松子如斗，枝直上無曲，松下小樹亦無枝籬纏繞者，故叢菁中亦可通行，又有圓木樹草米實可充腸，此一異也。且無草不花，五色斑斕，芬芳撲鼻，又有五色怪石目不給賞，一派崗巒，其淡冶蒼翠之色，如笑如滴，絕無兇惡崩爛者。不但此也，凡一切葱蒜蔬菜，西瓜，香瓜，椰菜，黃梅薯仔之類，布滿坑邊，形味勝於中國，只有寒氣，並無瘴癘，此二異也。尤有異者，有野人名烟前鬼，狀貌與別國鬼畧同，惟眉連而不分，無屋無衣，無米無釜，以山穴代屋，以樹皮代衣，以圓木子代米，以火煨石代釜，大約鮮食與艱食參半同之，言如鳥語，殊難問答，然與之語，亦畧曉人意。男鬼精於射箭，簇以

利石鑲之，取鳥取魚，百發百中，性情亦不甚兇惡，并不識金砂爲何物，或拾得一二塊，以牛肉一二兩易之，喜躍而去，殆所謂淳淳悶悶之民歟。余想此山未開之前，人踪永絕，不知幾千百年矣，何以有此野人乎？無衣無米，何以生育不窮乎？何以解用箭取鳥取魚乎？可知覆載之內，無地無人，有人即有血氣，有血氣即有性情知識，亦猶盤古之世，黃土搏形，人生於寅之意歟。至於飛禽，亦無甚怪異者，若走獸如野牛，野馬，野兔，野鹿，熊人，海狗之類，不可勝計，更有不識其名者，怒吼一聲，震駭心膽，惟最畏火光，故掘金者夜間必在布帳外灼火一堆，以辟妖怪使不敢近也。其地土坭粉無沙，膏腹之極，故凡有植物，形味俱佳，每年三月至九月無雨，十月至二月多雨，氣候不正，全是雨雪，寒氣逼人，故只宜種麥不宜種谷也。間有水銀鑽石，然不可多得也。海水咸，坑水淡，魚蝦蟹鱔之類，任人取携，甘美適口，又蠢駭易撈，洵海外一樂土也。船行一月後，船內火長說，此處已過北京界外，但相距甚近云云。考於應駿《順天輿圖》載有金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或即其地歟。廿九三十年間，掘金多是夷人，唐人僅數百耳，地廣人稀，獲利甚易，及咸豐元年後，唐人源源而來，即如我都，大鄉六七百人，小鄉二三百人，他如外府外縣，更難僕數，合夷人計之，不知幾十萬矣。故近日入坑，必要行二三十日，始有金掘，且被夷人佔地，須用銀買沚口，不能擅掘，間有夷匪搶劫截殺等弊，大抵由淳趨漓，由治而亂，溥天之下莫不皆然矣。聞坑裡有雪山一座，盛暑積雪數尺，矮樹雪封至杪，離草數寸，有金極濃極高，有夷人拚死而往，果大獲而回，唐人有雄心者，招伴雇騾背火食而往，行兩月，但遙望渾山白色，精光射目，無奈路逕崎嶇，寒風刺骨，夜間怪

異之聲，入耳驚怖，卒之中途而返，殆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歟。或留以待後人再開歟？初開埠時，夷行唐店數十間耳，今則陶瓦燒磚，高樓大廈，動以千計，唐人建會館數間，宏敞壯麗，中間通衢大道，馬頭用大木搭蓋，海唇七八里許，坦然平地，車馬往來，日夜不絕，貨物山積，稅餉川流，交易買賣，概用金砂金錢，白銀不足道，銅錢更無論矣。即南北兩小埠，亦望衡對宇，人山人海，竟成一繁華熱鬧之國矣，花旗鬼何修而得此利藪享福無窮耶。尤有奇者，夷人鋸木，掘地，裁衣，打穴，車水俱用火力機關，巧妙莫尋端倪，雖令兌和公輪見之，恐亦讓後來居上也，至於火輪船特其顯然者耳。有時坑水甚淺，忽半夜水漲丈餘，汨沒溪邊，人寮猝不及避，何也？蓋坑裡雪山融化，源遠流長，無從測其起止，正如中國黃河，忽然水漲橫越郡縣也。則此山之廣大，東南西北，正不知其綿亘幾千里矣，海外有此宏區重地，閱數千百年始闢其境，甚矣天地之大也，雖《爾雅》《山經》安能盡載，大章豎亥安能通行哉。蓋嘗論之，扶輿磅礴，兩間有不盡之藏，光怪陸離，六合無不發之寶，第未及其時則不見，未遇其人則不興，殆有數存焉，不可強也。故此山未開之前，神靈呵護，雲霞掩映，往來船只茫無所見，一旦流露，水秀山明，船船可往，人人可采，多者以萬計，少者以百計，無不得其意以去者，夫以天下貴重之物，而砂礫視之，揮霍用之，其故何哉？或者天心仁愛，憐中國之民近日財盡力絀，無以爲生，故以此賙恤之歟？未可知也。說者曰：采金采銀非盛世之事，昔唐初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之銀以資國用，太宗怒而黜之，明季廣開鑛稅，生民塗炭，今開金山，值賊匪擾攘，中原鼎沸，天意果安在耶，然於我都我鄉，其沾溉潤澤之濡，良非淺矣。

咸豐五年乙卯歲仲夏吉旦唐步瀛月槎氏記

這篇兩千多字的文章，概括了由香港去舊金山的航線，加州的風土人情，華僑人數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華埠的概況和蒸汽機械的使用等等，與《美國華僑史》書中這方面的敘述是頗為吻合的，本書開篇談到華僑之所以到海外謀生，目的是爲了尋找更好的希望，這一點在《美國華僑史》中也有敘述，如“184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的消息，不久就傳到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黃金財富像磁石一樣吸引着破產的中國農民，有少數已經淘上金子的人將金屑捎回家鄉，一傳十，十傳百，許多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山”，只要到這個金山去，就可以很快地淘金發財或者賺上一小筆錢，使自己及家庭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下面我們再引用《子英房譜》中記載廣禮房的一些事例：

誥授朝議大夫欽加知府銜耀垣唐公傳

太守耀垣唐公鷄山村人也，字貽光，諱士超，八歲入學……年十四投身軍艦……十九歲聞美國開金山埠，利賴甚溥，乃不憚海闊道遠，束裝而邁，四五年間壯志酬矣……乃遊福州司洋行事……乃納粟得官。

唐堂福 生於道光卅四年甲辰，曾兩度去金山十有餘載，後去安南經營，未遂，返本鄉設肆以終。

唐詔祿 生於道光庚戌（1850）壯年曾赴檀香山，獲利回鄉。

唐嘉祿 幼年赴金山營謀，後回國，曾承辦揚商鹽務及經商。

上述人物都是屬於去金山發了財而回鄉的個別例子，至於

唐家村唐梁兩族的情況，目前還沒有較準確的材料，不敢妄述，不過在下文中我們將繼續介紹。百多年來，無數事例雄辯地說明，當年在美洲大陸歷盡艱辛的祖輩和今天已成為別國公民的華裔，他們是筚路藍縷，茹苦含辛，把節衣縮食積蓄的錢，為贍養故鄉的親人，為家鄉建設，滙回大筆“血汗錢”，今天當我們在中華大地，樂業安居，在安定團結的環境中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時候，當我們年青的一代，在非常仰慕大洋彼岸物質文明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能夠知道和理解我們的祖輩、父輩當年苦難的經歷呢？

